



卢戎

特殊的勋章

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“老嫂比母”，说他的嫂子对他有养育之恩，千万不能忘记。父亲去世早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无从考证，直到我和大爷的一次深谈，才得到真相。

我的祖籍是胶南隐珠大卢家疃村，爷爷家有不少土地，又娶了诸城富裕人家的闺女。奶奶嫁过来时娘家陪嫁了一部分土地，爷爷就越发成了朱门绣户了。爷爷有四个孩子，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大爷排行老大。

爷爷与弟兄们自幼饱读诗书，他们也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。大爷和弟兄们每天去私塾苦读，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
15岁那年，大爷得到父母的许可，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他跟同村年龄相仿的村民一起，半夜从灵山坐船到达青岛，寄宿在和兴路70号长顺铁工厂内，在位于延安二路的黎明中学（现青岛42中）上学，之后还曾去莱芜一路7号和临清路与人合住。

青岛四流南路当时有个上海纱厂，1935年5月由日商福昌公司建成投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日本的纺纱业抢滩青岛，相继在青岛开办了“九大纱厂”。到1945年，上海有纺织厂三十几家，青岛有九家，天津有七家，形成了中国纺织业的“上青天”时代，纺织业也被誉为青岛的“母亲工业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1月，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手上海纱厂，改名“青岛

第五纺织厂”，后改为“青岛纺联集团五公司”，简称“国棉五厂”。国棉五厂面向全市招工时，大爷被高分录取。大爷上班以后先做艺徒学机械，他跟着师傅很快就把厂里所有纺织机械的原理、构造了解透彻，之后分在车床做维修工。他学习能力极强，知识功底扎实，文采飞扬，又写一笔好字，一时被人称作厂里的“大才子”。

大爷因为表现突出了党，厂长爱惜人才重用他，让他做了厂长秘书。1950年，组织上派大爷去位于成武路的党校学习，在这里他认识了组长刘桂英，我的大娘。不久后由师傅牵线，两人结为连理。单位给他们分了三间房子，很宽敞，房前屋后还有小院子。

后来爷爷去世了，裹着小脚的奶奶，带着我爸爸和两个姑姑从胶南老家辗转来到青岛。无棣一路一个做鞋的小作坊收留了他们，让他们暂时落脚于此。大爷不想让母亲和弟弟妹妹通过寄人篱下、食不果腹的日子，他跟大娘商量，想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，大娘爽快地答应了。没想到这样的许诺，让他们背负了一生的责任。

长子为父，老嫂比母。那时，大姑16岁，二姑13岁，爸爸才10岁。一切安顿好后，大爷把二姑和爸爸安排在盐滩小学上学。

1951年，大爷的长女出生，两年后他的二女儿出生时，奶奶因脑血栓导致偏瘫卧床

不起。大娘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操劳。她一边上班，一边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偏瘫在床的婆婆，还要养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。忙不过来了，大娘就鼓励孩子们帮助照顾奶奶。

大娘出身贫寒，但她曾经还是个“风云人物”。大娘192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，13岁时迫于生计到青岛丰田纱厂（国棉四厂）干童工，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压榨和虐待，她带着翻身的愿望回到莱阳参加了党领导的妇救会，先后任海阳武工队第三分队和莱阳县羊郡区武工队干事、高格庄村妇女主任。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救护伤员、纺线织布、缝衣做鞋，并做筹措军粮、拥军优属等工作，还要在日伪扫荡前组织群众清野，上山避难。17岁的大娘就在那时入了党。她笑着说，当时村里180户就有73人参了军，参军是最光荣的事，父亲送儿子、媳妇送丈夫上前线，新兵身披大红花，老百姓敲锣打鼓欢送。

1949年1月，为迎接青岛解放，组织上抽调大娘到莱阳南海党校学习，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和青岛解放后的任务安排以及注意事项。

青岛解放后，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纺青岛分公司，大娘是接管组成员之一。在这之前，青岛各纱厂工人深受日本人的剥削，常常以消极怠工、破坏设备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，还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罢工。解放后青岛纺

织企业仅用十多天就全部恢复了生产。在4000多人的职工大会上，大娘被任命为纺部“第一书记”。纺部包括清花、梳棉、粗纱、细纱、筒子、棉线、并线、成包等整个生产过程，这个“第一书记”管辖的职工是最多的。

年轻时的大娘身材瘦小，但工作细致周到、遇事果断，在厂子里拥有很高的声望。家里她也照顾得井井有条，大娘给我奶奶养老送了终，又操持着把两个姑姑嫁了人，我爸爸从青岛化工学院毕业后，去青岛橡胶二厂工作，1965年支援三线城市建设去了宁夏。

退休后的大爷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到处转转，他经常去海边走走，去老街道遛一遛，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，远一点的地方就坐公交车，比如说“纺织谷”、“纺织谷”就建在青岛国棉五厂的旧址，如今变成了文化创意园。九大国棉厂全部告别“工业时代”，2000多个老物件进入园区的纺织博物馆，诉说着青岛“母亲工业”的往昔今生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青岛工业的沧桑巨变。

大娘是离休工人，如今已94岁高龄。政府给大娘发过三枚勋章。大爷说，我们家族应该给大娘发一枚特殊的“突出贡献”勋章。她不仅养大了自己的5个孩子，还抚养了弟弟妹妹，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近十年。她熬过了自然灾害和动荡的岁月，弱小的肩膀挑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，我们应该感谢她。



王濬

加拿大鹅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顺着开满鲜花的小区内路，我来到高尔夫球场。这个小区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，南北两侧是满目绿荫的高尔夫球场，由东向西是居民住宅。正所谓“球滚绿茵，宅中观赛”。

绿茵茵的球场里分布着四五处水塘，有的还设有喷泉。水，不太清澈，缓缓而动，涓涓而流，不知是自来水还是地下的天然水？水塘旁边长满了植物，参差不齐，高矮不一。有的早已翠绿，有的仍是一片枯黄。

几只喜鹊在树枝上鸣叫，叽叽喳喳，让绿地显得更有生机。略微向前便看到水塘边有一群“鸭”，步履蹒跚，慢条斯理，或在塘边觅食，或在水边驻足，或展翅像在“秀”双臂。之前在此见过绿头鸭，恩爱的“夫妻”成双成对，和睦的家庭子孙满堂，还有的在水中逍遥游弋，那美好的景象深深留在了脑海。

再次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，禁不住激动，加快了步伐。但疾走几步后不由得放慢了脚步，因为发现，那些伸着高高颈的“鸭”，模样似乎跟以前见过的绿头鸭不一样：肥胖的身子呈棕色，脖子长又黑，像是戴了黑脖套，脸也是黑的，跟黑嘴巴混在一起，一片乌黑。不过最有意思的是，它的下巴是白的，在黑头黑脖的衬托下，特别明显。“鸭”似乎很警惕，听着我的脚步声，看着我缓缓走来，开始急匆匆有些慌乱地向水塘走去，尤其是那两只大“鸭”，一看就是“父亲”角色，更是充满了“敌意”，一边迈步缓慢后退，一面小眼紧紧地盯着我。

我是你们的朋友啊！停住了脚步，我在心里念叨。当初看到绿头鸭时，它们并没那么警觉，即使近在咫尺，依然悠闲自得。拍照、唤叫，甚至拍着巴掌拿个好镜头，都很配合。现在怎么了？一段时间不见，陌生了，疏远了，还是变得“高傲”了？

“鸭”们大概读懂了我的疑问，似乎开始放松了警觉。那些原本下了水里的重新回到了岸上，躲进水塘旁杂草里的小“鸭”也露出了毛茸茸的身子。此时我看明白了，这是两个家庭，一个有九口，夫妻加七个孩子；一个是八口，少一个孩子。

大概看到我并无恶意，“鸭”们，特别是那些小“鸭”，闷头在草坪上寻找起食物，并开始离开水塘走向了草坪深处。此时几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就在附近，“鸭”们似乎根本不当回事，径直蹒跚而去，一边走一边低头寻觅。而那几位打球者似乎也视而不见，真是一幅现实版的人与“鸭”和谐相处的镜头，瞬间留在了我的心间。

一直到离开，那两只对我“虎视眈眈”的大“鸭”，始终在看着我，尽管期间我的表现十分友好，甚至一度走到它们身边，蹲在地面上近距离拍照，但大“鸭”那高高的脖颈一直挺立着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“监视”着我。这种高度防范态势，在温哥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后来得知，我遇到的并非是“鸭”，而是“鹅”，加拿大鹅，一种产自北美洲的野鹅，也叫作加拿大黑雁。这是一种脾气很爆、攻击性很强的动物，尤其赶上繁殖季，带着幼鹅的加拿大鹅脾气很不好，很容易发怒，不光让人吃够了苦头，连狗都会被它啄得头破血流。更玄的是，2009年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就是因为与一群加拿大鹅撞击，迫降在了哈德逊河上。这件事情后来还被改编成著名电影《萨利机长》。

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加拿大鹅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加拿大鹅一度灭绝了，后来研究者对其进行人工繁育，结果这些在温室里生长的动物，丧失了祖先迁徙的技能，只能留在城市里生存繁衍，而有草有水的地方尤其让它们喜欢。于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园，包括高尔夫球场，变成了它们完美的栖息地。

加拿大鹅走路一摇一摆十分可爱，它们成群结队以一个个家庭的阵容出现，充满温暖与温馨。在加拿大它们之所以有很高的“地位”，就是源自人们的喜爱。为什么流行一时的羽绒服会以“加拿大鹅”作为品牌？并不单是因为羽毛的质量，更因为加拿大鹅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地位。

不过加拿大鹅也让人“头痛”，最让人诟病的是粪便。国外媒体戏称“它们的粪便比脑子还大”。据计算，两只加拿大鹅一年能排出一吨粪便，简直太惊人了！但即便这样，也不能随便驱赶它们，更不要说猎杀了，唯一可以采取的就是“计划生育”，以此来控制繁殖数量。世上很多事就是如此矛盾，喜欢却又不乏烦恼，无奈之下只能以“遏制”做出平衡。

黎权

你的秀发（外二首）

和其余的美一样，为众目所瞩
甚至更飘扬，更灵动
在向新世纪迁徙的风中
发稍触及更高更远的离愁
浸透雨雪严苛之后
依然散发纯真与正直的清香
美发师做不到这些

国画
于志源

李冬梅

小村夏日长

鸡鸣，犬吠。石子入湖，溅起一个簇新黎明。

拉开窗帘，曙光如金耙齿探进房间，把暗处的东西往窗台处捞。清凉如蜗牛，在夜的某刻顿住，不再上爬，顺着自己的黏液玩起了滑梯。吸了一宿夜的气息，木门回归沉重，推开，对面人家的墙带着绿得湿沉的倭瓜叶子撞进来，扑到面前，叶间黄花绒绒，淡淡素香扑鼻。

白蝴蝶愣了一下，翅膀迟疑，不知道该选哪朵花歇脚。眯缝着眼，抬头看天，晒得发白的屋檐在湛蓝天幕下显得更近。阳光亮烈，不远处的两棵大树上，叶子怕被燎着似的，每片都蜷缩着身子，整棵树也蜷缩着。

那个瘦小老头接过钱，递过一根冒着凉气的细冰棍。一股细溜儿的凉甜钻进肚里，我也开始冒凉气，成了个冰小孩。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起了锄头，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。

“水豆腐欸——干豆腐——换豆腐欸”，那个推着自行车卖豆腐的人适时出现，一嗓子喊开了半条街的门，“等会儿啊！”“豆子去！”这家门里的女人应一句，那家女人接着抱柴，提水，点火，做饭。

母鸡咋咋呼呼，菜园边刨两下，又钻到草棵儿里，一副忙碌样子。猪食槽比猪还饿，碰到墙上，“咚咚”地响。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起了锄头，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。

榆树盯住自己的影子被阳光冲得很长，猪圈上窝着。影子一寸一寸往回缩，终于完全缩到了地面，那个姿态令榆树觉得舒服，看着影子往自己的根底钻。

晌午头，姥爷睡着，鼾声有一搭无一搭。母亲在对面的房间里窸窸窣窣忙着做些针线活。我坐炕上，串椿树浅绿色的翅果，一片挨

着一片，成串，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。“冰棍——冰棍嘞——”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，嗓门不高，悠悠长长，穿街过巷，落进沉寂的院子。我和二分钱一起弹了出去。

那个瘦小老头接过钱，递过一根冒着凉气的细冰棍。一股细溜儿的凉甜钻进肚里，我也开始冒凉气，成了个冰小孩。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起了锄头，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。

阳光把对面人家的北山墙涂成了金亮亮的赤红色，树叶在枝头沙拉沙拉地和着风的节奏轻响。牛羊要入圈了，人喊马嘶，村巷间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它们踢踏着过去，尘土飞扬，各种牲畜的气味裹挟而来，直到走远，才慢慢偃旗息鼓。

太阳略远，风又大些，下晌了。女人们三五成群坐进树荫里，织网补网。梭子在手底下翻飞，变长的网花，缠到脚上。我也拿着母亲的线板子学织网，缝衣的线，三下五下缠成一堆乱麻。

榆树盯住自己的影子被阳光冲得很长，猪圈上窝着。影子一寸一寸往回缩，终于完全缩到了地面，那个姿态令榆树觉得舒服，看着影子往自己的根底钻。

晌午头，姥爷睡着，鼾声有一搭无一搭。母亲在对面的房间里窸窸窣窣忙着做些针线活。我坐炕上，串椿树浅绿色的翅果，一片挨

着一片，成串，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。“冰棍——冰棍嘞——”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，嗓门不高，悠悠长长，穿街过巷，落进沉寂的院子。我和二分钱一起弹了出去。

那个瘦小老头接过钱，递过一根冒着凉气的细冰棍。一股细溜儿的凉甜钻进肚里，我也开始冒凉气，成了个冰小孩。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起了锄头，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。

阳光把对面人家的北山墙涂成了金亮亮的赤红色，树叶在枝头沙拉沙拉地和着风的节奏轻响。牛羊要入圈了，人喊马嘶，村巷间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它们踢踏着过去，尘土飞扬，各种牲畜的气味裹挟而来，直到走远，才慢慢偃旗息鼓。

姥爷拿出早就编好的艾绳，盘绕着放在大门口，划根火柴点着。烟袅袅而起，满院煳香。我满头大汗跑回家，坐到姥爷旁边，他一下一下摇着扇子赶蚊虫。等到他把故事再讲一遍，小村又静下来了。

星星在空中聚会，个个眨着眼睛喋喋不休。一弯新月悄然爬上天幕，屏气凝神偷听着周遭的消息。蛙鼓一阵一阵响起，稻子噼里啪啦争先恐后地扬花，哗哗的流水声不停，水田里绿意葱茏翠色欲滴。园子栅栏外，葫芦花精神抖擞，像白色的小喇叭。几个女孩子追着赶着在街上跑，手里举着刚掐下来的花枝子。“扑楞鸽”“扑楞鸽”叫花来，大的不来小的来，大家喊了一遍又一遍，一声落了一声又起，花都累了，扑楞鸽还没飞过来。淘气的野小子们不玩这个，他们“藏猫儿”“顶架子”，忙着展示用不完的力气，还有的喊了父亲或者叔叔、哥哥，三五成群，说着笑着，下河洗澡去了。小鱼们听着这些动静，躲到水草长长的叶片下面不肯露头。哗啦哗啦的水声想起来，满天的热，一扫而光。

姥爷拿出早就编好的艾绳，盘绕着放在大门口，划根火柴点着。烟袅袅而起，满院煳香。我满头大汗跑回家，坐到姥爷旁边，他一下一下摇着扇子赶蚊虫。等到他把故事再讲一遍，小村又静下来了。

夏天，母亲在灶膛添柴，姥爷在门口划火柴，母亲在灶膛添柴，姥爷在门口划火柴，母亲在灶膛添柴，姥爷在门口划火柴……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起了锄头，上工的父亲推出自行车。

母亲往灶膛添柴，扒拉锅里的菜，粥米香顶了房梁。姥爷扛